

当代法国女作家丛书

月神园

【法】埃尔莎·特丽奥莱 著

许钧 译



月神园

〔法〕埃尔莎·特丽奥莱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福州

月 神 园

《当代法国女作家丛书》

(一)

〔法〕埃尔莎·特丽奥莱 著

许 钧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5印张 2插页 105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780

ISBN 7—80534—046—3/I·45

书号：10368·307 定价：1.20元

译 本 序

《月神园》写得象它的名字一样飘逸、奇幻而且美丽。

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儒斯坦·梅朗刚刚执导完一部影片，在巴黎近郊买下了一座旧房，不意却走进了一个女人造就的境界！并因此而神之颠之、魂之倒之。其烈烈之情、其切切之思，引发了儒斯坦在艺术创造中的一次灿烂升华。

然而这却不是一件普通的关于爱的故事。

奇就奇在儒斯坦从未见着那座房子的前女主人布朗舍，却在她的世界里流连忘返。这个世界只是一种氛围，看不到，全凭感受，而儒斯坦恰就具备了艺术家特有的纤细的感受力！首先让他不得安宁的是这所房子，尤其是布朗舍卧室中的十足女性气息。围绕小楼的湿润的丁香花、室内珍贵木料的玫瑰色调、闪闪发光的绿色、乳白色的玻璃制品都提供了一幅十足的女性化的温馨图象，让人觉得一个谢了顶的男人生活其中好不协调！然而在一圈女人的氛围中塞进一团男人的思绪，倒是蕴含颇深的。继而令儒斯坦魂不守舍的是他偶然地发现了若干封各种男人寄给布朗舍的情书。他读着这些情书，先是带着一种仿佛窥视了别人隐私的不安和犯罪

感，并且很是不屑地冷眼旁观，看着那些男人如何被一个女人所吞噬。看着看着，他开始对这位女人产生敬意，而后与之共忧乐，再就是春梦连连，竟狂热地爱恋起布朗舍，并为她不安，为她狂喜，为她哭泣！

然而他所狂热爱恋着的女人只残忍地给了他一个遥远的背影。这个女人始终都没有转过身来正眼瞧他一下。布朗舍象是橱窗中背对着他的一件精美的展品，他可以通过感觉确实看到她，可就是触摸不着；他只看到她的棕色长发披散在她红色皮椅的后背上，却从来看不到她的真实面容，他在梦幻中拥抱着这尊女神只是投射在一面巨大镜片里的幻影；这面镜子由一群给她写情书的男人拼接而成。儒斯坦对着这面镜子嫉妒得发疯，他简直要狂吼：布朗舍你回过头来！可布朗舍太固执。于是儒斯坦换了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造。他要把所读到的信件——一堆富有人情味的材料，通过艺术的点染神圣化。这里隐伏着结构的秘密。

不得不惊异于一个女作者选择了一个这么女性化的叙述角度顽强地表现她的女性意识。作者所着力刻划的布朗舍（她无疑是本书的中心角色）从未出场，却无处不在。全书完全是通过男人或男人们去观察、表现、塑造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机智而富于想象力的视角。作者心中的布朗舍、儒斯坦意中的布朗舍，那一群男人情中的布朗舍构成了一个多重内聚焦的叙述网络中浮雕般突兀着的布朗舍。三重的光打在同一座塑像上，竟使之熠熠生辉！

然而布朗舍实在不过是个心脏尚不康健的飞机试飞员，并不是什么绝代佳人。她身体羸弱、脸上还有雀斑，不过，恰就是这副羸弱身体所透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这颗并不强健的心脏所充溢着的飞翔欲望、这张并不完美的面容所反射出的另一个神秘美丽得令人迷幻的境界使得这个生命变得再也不平凡。布朗舍代表一种精神，一种否定尘世、超越现在、趋向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化为一种引力，使得在她周围的人，尤其是男人，即使是偶然路过（如象儒斯坦）；也会被紧紧吸附而身不由己。“月神园”的象征意味就在于它固执地表现了这种引力和人格化存在，它构成了布朗舍的世界。这个园子不存在于地上，不存在于人间，而是一块氤氲着并且超拔于地上人间的精神云团，布朗舍拥着它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的暴行和冷漠、儒斯坦追寻它是为了获得一种艺术创造中的超自然力量，并且因为它才感到他和其它男人都活得太具体，感到自己生存的理由与广袤无垠的世界之间的不相称。一个女人，一个影子般存在的女人竟然使一贯自信、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对自己生存的根基产生了怀疑！真担心还基本是父性意识统治的社会或男性观念太强的人能否容忍一个女人的“挑衅”。然而布朗舍只是温馨着，她并没有跳将出来狂吼着要把这个世界扭转过来。她的注意全不在此。她甚至连头都没回，便飘然地去了，只留下了一种力、一个场和她月神园的芬芳。

为了使布朗舍回过头来，儒斯坦拚命构思新作《特莉勒比》。这原本是个民间传说，说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平凡女

人如何充当了一个男人才华藉以发挥的工具而变成举世闻名的歌唱“夜莺皇后”，而在那个男人死时，她又是如何忽地失声继而变疯的故事。而此书的全部结构意图竟然展现一个相反的事实，说的是一个男人或男人们如何从一个女人那里获得艺术灵感、“获得歌唱的美”。所不同的是儒斯坦没有变疯，他找不到布朗舍，更不相信她已经死去，他固执到几乎天真地相信：即使坠机，布朗舍也会在广袤的沙漠上不停地走下去，就象走在月球上……。这个世界真象是颠倒了一样，仿佛是女性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使，凭借着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点拨一切。你如果真从超越的角度看问题，性别便给抽象掉了，剩下的是对于“去蓝天寻觅天火”的忘我热情。如此看来，此书断断不是什么俗气的爱情故事，写到爱，但不只是爱；一个女人和众多的男人之间的关系也断不能从肉体凡胎的低层次情欲中寻求解释，那是一个女人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布朗舍娴熟而又富有创造性地使用了它，如此才有月神园。

月神园并不充满空灵。书中的必要的社会画面、政治要求被处理得相当克制和隐讳。比如布朗舍居然在巴黎街头参加了游行，还挨了打！至于为什么参加、抗议什么，作者一律不作交待。政治的突然出现固然有点突兀，却促使布朗舍执着地要去找那些打人的“他们”，“无论如何必须看一看他们的面目，看看他们脑门上有否标记。看看是否可以在街上认出他们。哪里有战争，他们就在哪里，哪里就有人忍受被侮辱的痛苦。我将要奔赴与利比亚和突尼斯相接的沙漠

地带，……奔赴没有尽头的莽莽沙漠，从那儿，我将再奔向我可以驻足的地方。我必须探索……不然，我的内心将恐惧不已。”这是全书唯一的一段布朗舍的内心独白，见之于一封给她丈夫的信中。我想，这段引文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布朗舍不断冒险、不断探索、不断寻找、不安而且不满的现实依据。

关于作者埃尔莎·特丽奥莱，中国读者知之不多，然而她却是当代法国文坛上一位富有才气的女作家。她是苏联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小姨，法国著名文学家阿拉贡的妻子。她的作品融轻微的感伤情调与奇妙的想象为一炉，令人想起E·T·A霍夫曼和H·C·安徒生的神话故事。《月神国》是她的三部曲《尼龙时代》中的一部，写于一九五九年。

（另两部是《赊欠的玫瑰》（1959）、《灵魂》（1963））。只要细读，你便会确确实实感觉到特丽奥莱的风格。这部小说写得很是飘逸，甚至把重大的社会事件都轻而易举地淡化了，真正要写的人物却让另一个人虚掩着；真正要展示的内容，却隐藏在一个巧妙得有点俏皮的结构中，令人觉得仿佛是雾中观花、水中赏月，似真实又虚幻，才要显现却又隐去，很是神秘。《当代法国文学词典》上说她可能要“证实灵魂的存在及其顽强性”，恐怕不无道理。

如果有兴趣，也与布朗舍神交吧，到她的月神国去。

高瞻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于南大南园

房子连同家具一起出售。园子里丁香花盛开，沉甸甸的花序，宛如一串串紫葡萄。房子的钥匙由村里食品杂货店的老板娘代为掌管，她费力地开着锁。买主在一旁看着。接着，他随老板娘步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穿过百叶窗紧闭的饭厅，来到了厨房，最后说道：“这房子不错，我买了。”

这男子胖胖的躯体，头发稀稀落落，颜色倒是金黄金黄的。脑袋上，只有后脑勺还留有一圈头发，从远处望去，就象是一圈光晕。他两只眼睛湛蓝湛蓝，俨然似一对新生儿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很不起眼，更使这片蓝色显得无边无际。他长着一只扁小的鼻子，柔美的嘴唇间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不假思索便决意买下这座房子的买主就是这副模样，只有这小地方的老板娘才不能马上认出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电影艺术家儒斯坦·梅朗。一般说来，一位电影导演往往闻名遐尔，但露面很少。然而，儒斯坦·梅朗鼎鼎大名，终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那微微发福的躯体，金黄色的光晕和湛蓝的目光已经与儒斯坦·梅朗这一名字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不久前，他刚刚执导完一部影片。他耳朵里还充斥着摄影棚里各种奇异的声响，脑子里还翻腾着影片中的故事，眼睛里仍闪现着形形色色的图像，便匆匆溜之大吉，来图个安静。每每拍完一部影片，他总是十分失望，心想世间有那么多神奇而严肃的事物可以表现，可自己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样

一个聊无意义的故事，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主题。他到底是怎么了？简直是鬼使神差！……

就买了这座房子吧，哪一座都行，但愿不等办完那繁琐的购房手续，就能马上让他安下身来。“你说办手续呀，”老板娘思忖，“真不可思议，就这么一座破旧的、一点也不舒适的房子，竟然不惜掏出几百万法郎！”

儒斯坦手下有一位勤快能干的办事员。翌日，他便住进了这座掩隐在丁香花丛中的房子。他是傍晚时分到达的，一进屋就找了一间卧室，一头倒在老板娘铺好的床上，直到次日天色又晚时方才醒来。清新的空气透过敞开的立地窗吹进卧室。他在睡衣上又套了一件室内便袍，走出户外，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儒斯坦·梅朗在一个平台上踱了几步，这处平台又象是阳台，隐设在雾濛濛的暮霭中。夜色渐渐变浓。一簇湿润、芬芳四溢的丁香掠了一下他的脸庞……明天，对，明天再细细观赏吧。儒斯坦返身回到床榻，继续睡觉。

阳光透过平台一侧的三扇窗扉射进房间。儒斯坦安逸舒适地倚在枕头上，好奇心十足地观察着新居。一睁开双眼，他首先自问身处何地……一种不适感油然而生，仿佛他误进了别人的家门。莫非昨晚多贪了几杯？说不定有人就要进屋，责问他呆在里面干啥！他险些从床上一下蹦起，逃窜而去……但是，他渐渐逆序追忆起这之前发生的一切：傍晚，一簇湿润、芬芳四溢的丁香……老板娘帮助整理好床铺……

他把汽车开进车库……噢，一点不错，这就是他刚刚置下的住房！每当儒斯坦·梅朗身体疲惫到一定程度，他便会放任自己，做出些荒唐的事来。这幢房子，就是他在放任自流中买下的……咄咄怪事。儒斯坦躺在床上，环视着这间属于他的卧室。

卧室阒无声息，但有别于一具僵尸，酷似一个沉睡中的人那一动不动的躯体。房间温暖、恬静，仿佛有个生灵在微微呼吸，好似在静静恭候着女主人象平素一样进屋。女主人每天夜里都在这张床上休息。毫无疑问，这是一间女人的卧室。儒斯坦猛然感觉到了床上用品的雅致。上面饰着女主人姓名的起首字母……，可他怎么也辨不清这些反向饰就的字母，莫非他已经疲惫得神志不清，睡觉时都没有觉察到这床垫的舒适、被褥的轻盈、温暖。也许在马路上，他也会照样呼呼酣睡。

令人感到奇异的，是这间卧室活象个烟盒。房间的四壁、天花板都由珍贵的木料制成，呈玫瑰色。左侧平台一边那宽敞的大落地窗和右侧那些小巧玲珑的窗扉框架用的也是这种珍奇的木料……室内的家俱都饰有凹槽。儒斯坦回忆起熄灯前在小木梳妆台上看到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绿色、玫瑰色的玻璃制品。现在一切又呈现在眼前……一条旧碎花地毯，上面饰着模仿镶木地板的图案……儒斯坦突然充满好奇心，犹如一位游历者刚刚驻足于一个陌生的都市，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房子，看看拥有这样一间卧室的房屋到底是什么模样。

儒斯坦出门来到朝阳的平台上。平台几乎还笼罩着一片夜色，一簇簇丁香直碰他的身子。平台相当宽敞，与房子的夹层处于同一水平线，两侧长着茂盛的丁香，正面朝向田野。儒斯坦凝望着初绽的透明色的新绿。眼前，田野轮廓优美，穿上了犹如鸡绒毛被般柔软的绿装。他觉得一种异样的欢乐感在心中陡然升起：莫非交上了好运。盲目抽中的会是个中彩签，给他带来了这般温柔，这等喜悦……他很快穿上衣服，准备到房子、园子周围和附近转一圈，看一看，把什么都了解个一清二楚。

他不慌不忙，不惜花费时间，慢慢地仔细观察每个角落，从顶楼到地窖，从沿村庄小路修建的院子隔墙的小门到院内盲墙中间那朝着田野的宽敞的栅门，一一看了个究竟。房子和院子都不算很大，但院子与田野只有一栅栏之隔，几乎连成一片，显得十分辽阔。房子里，各房间一间连着一间，四通八达，小客厅紧连饭厅。饭厅处于房子右侧，书房的正对面……且饭厅有一面墙壁几乎开满了百叶窗，只要一打开，就和院子连成一体……其他三间屋子也都相互毗连，这三间屋子处在二楼，由小客厅的一座小楼梯上楼。此外，紧挨着饭厅的还有一个厨房间，与厨房间毗连的是车库，车库旁边是一个窄小的工具室。儒斯坦睡觉的那间屋子处在书房后面，但位置要稍高一些，进屋要登三级台阶。

儒斯坦喜爱徒步行走，这是他唯一的体育活动。他信步走去，象观察他的住房和院子一样察看着春天的景色。太阳

张开那阔大的手掌，用它那温和的手指抚摸着它疲惫的肩膀，与他脑袋四周的光晕嬉戏、玩耍……儒斯坦细望着大地苍白的脸颊上渐渐露出的色彩。所谓村庄，只不过是一家大农场，总共只有五六座房屋。村口一花园的深处，一座小城堡座落在块高地上，窗户全都紧闭着。村庄的另一侧，田野后边可以看到远处工厂那高耸的烟囱。村子的男人们都在那儿上班。他们每天去得很早，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小摩托车。孩子们的学校就在工厂附近，他们一大早就得徒步去上学。妇女们都呆在家中。儒斯坦拍完片后，没留地址就溜了，现在，他一人独占着这广袤的整个大地。

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再睡睡觉……这样，他激荡的心潮和如维苏威火山般翻滚的大脑就可慢慢平息下来，停止喷射火焰与熔岩。他在通往田野的印着深深车辙的泥路上一走就是几公里，或在矮林和树林的小径上徜徉。景致相当平淡，显得空荡、辽阔、单调。在这样的风景中行走，仿佛置身于空中或海上，似乎在原地踏步，不见往前去。儒斯坦直到吃饭、睡觉的时间才回家。他那湛蓝的目光很快制服了食品杂货店老板娘瓦芳太太。她表现出无比的忠诚，从物质上解除他在吃住方面的一切后顾之忧。她多么希望能到饭厅一日三餐侍候他，可儒斯坦借口自己用膳不规律，摆脱了她，到厨房自己准备吃喝。厨房间饰着蓝色图案的方格瓷砖，里面有一个通风食品柜，藏着冷食，还有一个丁烷炉。瓦芳太太早把餐具摆在白木餐桌上，将烧好的蔬菜、鲜鸡蛋和牛排放在炉子边。儒斯坦的拿手好戏，就是善于按自己的

口味煎个荷包蛋、烤牛排，自得其乐。瓦劳太太要到第二天才会来，整幢房子就他单独一人，他甚觉惬意。

这真的是他的房子？第一天清晨醒来时产生的那种误入他人家门的感覺不时在他心头出现。每次进屋，他几乎总觉得房子的女主人就要回家。夜晚，窗内昏暗无光，这使他惊愕、不安！他常常故意在小客厅里碰倒拐杖、掀翻椅子、把门碰得吱呀直响……然而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尽管他刚才做的一切几乎是下意识的，但他自觉无趣，象个大傻瓜。他钻进书房，书房以审慎的态度迎接他，在这里，除了书籍，他碰不到任何生灵。

无论是在这间书房，还是在别的地方，儒斯坦·梅朗都踏着一个新人新近留下的足迹，这人仿佛还未离去。书房里有张躺椅，红色的绒面，高高的靠背按人体背部的曲线制成，每当他躺在这张椅子上，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伸向那些垂手可得的書，这些书经过反复阅读，一到手上便会自动打开，仿佛已经习惯将其中几页呈现在天知道是来寻觅什么东西的人的眼前，这是些小说、传记、神怪故事……这些贝洛、格里姆、霍夫曼和安徒生的书看去就象是一个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用的弥撒书。还有的书读得已经破损，比如乔治·德·莫利埃的《特莉勒比》，或《长风怒号》、《喀尔巴阡城堡》、《大个子莫奈》、《乡巴佬雅古》……以及伊莎贝尔·埃贝哈德特的所有作品。伊莎贝尔是位俄国穆斯林，于十九世纪末去了阿尔及利亚，在那儿过着阿拉伯人的生活……许多书架摆满了百科全书和有关飞行、天体物理、宇宙航行

的书籍……象公证人用的多屉黑色大写字台前有一张褐色的旧皮椅。每当他坐在写字台前便可看到一张普普通通的硬纸板纸垫夹着的吸墨水纸上那反向的字迹。大大的水晶玻璃墨水瓶里没有一点墨水，笔盘上放着许多铅笔、小刀、铅笔刀……光滑油亮，几乎近于黑色的漂亮小皮盒里装着邮票、回形针和图钉。一只乳白色的盘子里摆着好多不同国家的硬币……一只没有水的银杯里插着一支玫瑰花和几支铃兰花，花都已干枯。

儒斯坦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双目茫然，思想模糊，在书房里一呆就是很长时间。他喜爱这间屋子，书籍组成的四壁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拥抱着他，更充满生机地拥抱着他。书房的天花板相当高，整个儿占了底层和一楼的高度，看去好似一个小教堂，尤其是书房有一面呈圆形，墙角圆形的细木护壁板中带着一个个壁橱，那高而窄长的窗扉令人想起教堂的彩画玻璃窗。窗帘虽然是仿壁毯，但十分宽大，显得极为庄重。当儒斯坦第一次拉上窗帘时，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妨碍了某人的私生活，马上车过身子，仿佛象做了错事被人当场抓住。毫无疑问，占据这座房子的显然不是鬼怪或幽灵，而是一个始终存在的生灵。

他选择了《特莉勒比》。这部书描写的气氛与房子的气氛很适应，儒斯坦情意绵绵地翻动着发黄的书页。他从未读过这部小说，但在英国出生的母亲给他讲过这个神奇的故事：有一位女子，她的嗓子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但不幸耳聋，连《月色融融》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都不会歌唱。后

来，一位男子的神奇力量使她成了最令人赞叹的女歌唱家。就在这位男子逝世的那一天，正处于顶峰时代的特莉勒比在舞台上突然失去了声音。儒斯坦躺在红绒面的躺椅里，面朝书架，被这一个情节发展缓慢的英国民间故事、被作者和自己回忆的声音所陶醉，他仿佛正在结识一位他经常耳闻的人物。特莉勒比在这座房子里自然有她的位置……

一天，他上午散步后，比平素回来得要早些，想问瓦芳太太几个问题。因此，当瓦芳太太自告奋勇为他准备午餐时，他欣然同意了，并尽量逗她说话，而这对瓦芳太太来说，开口说话是件极易的事，她险些没完没了地唠叨起自己的一生经历来。瓦芳太太围着他转，掀动着炒锅，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生性活泼，做起事来总是一心一意，干家务事已经习以为常，犹如一只母鸡啄食和下蛋那么自然。再说，她两条细长的大腿架着一个笨重的躯体，尖尖的鼻子，圆圆的眼睛，俨然似一只母鸡，她身着一件市场上出售的那种白碎花黑色围裙，穿着一双黑色的便鞋：她正在为丈夫戴孝。

不，这座房屋并不是一位夫人出售的，而是属于一家房产公司。而梅朗先生仍想弄清他是从谁手中置下这座房子！谁是这座房子的最后一个主人？可瓦芳太太一无所知……也许这房子的主人就是那位在这儿居住了许多年的妇人，可瓦芳太太和此人不熟悉，因为她自己来这个地区落户的时间还不长，再说，倘若她知道这儿的人的秉性，她当初也决不会

抛下在吉索尔的生意……她丧偶后，房产公司的一位经纪人花言巧语，骗走了她的小店……可是，自她搬迁到这个地区以后，那位夫人就一直没有来过？噢，没有，她已经说过，自她到这儿安家后，这座房子一直关闭着。后来，还是那位房产经纪人又找上门来，问她是否愿意代为负责接待购房者的来访，并把房子的钥匙委托给了她。不交给她，他又交给谁呢？这一带的人很怪……村口城堡的先生和太太只在夏季才到城堡来住一个月，从不驻足小村庄。瓦芳太太甚至以为除了大农庄的农民外，他们害怕在工厂做工的所有工人，可实际上这儿的农业工人并不比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更随和。城堡主是工厂的管委主任。工厂生产什么？生产的是塑料品。这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凡是大工厂，无一不是股份有限公司。不过工厂还算有个主，名叫热内斯科先生？他个子不高，可以称得上是金黄色的头发，开着一辆漂亮的汽车……据说他不久前刚刚结婚。工厂里有些事进展不顺利，出了些安全事故。上一个星期，有一个十六岁的童工连手腕带手全给机器轧断了，被送进医院。反正这儿的人跟别处的不一样。男人们一上班，女人们便闭门不出，不到万不得已需要买点盐、糖、肥皂、面条之类，她们不来食品杂货店，而且即使来到小店，也只是说句“您好”之类的话，表示一下意思而已……可是这座房子一卖给梅朗先生后，这些人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暗地里却想方设法打听消息……那位养了一对双胞胎的年轻的玛丽甚至还说：“真遗憾，房子原来的那位女主人，是那么风度翩翩……”玛丽可能还提起